

Agatha Christie

「英」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柯清心 译



A Daughter's a Daughter 母亲的 女儿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一生非写不可的爱的故事
有一种斗争，只在“爱”里发生……

A Daughter's a Daughter

母亲的女儿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柯清心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母亲的女儿/(英)克里斯蒂著;柯清心译.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4
ISBN 978-7-5321-5432-6

I. ①母… II. ①克… ②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1929 号

A Daughter's a Daughter

Copyright © 1952 The Rosalind Hicks Charitable Trust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GATHA CHRISTIE® and the Agatha Christie Signature are registered
trade marks of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in the UK and/or elsewhere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gatha Christie, a Mary Westmacott novel.

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

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09-2013-909

责任编辑 刘晶晶
特约策划 杜 晗
校 译 罗晓荷
封面插画 陶凯旋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母亲的女儿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柯清心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 字数 153,000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432-6/1·4327

定价:28.00 元

目录

第一部	• 001
第二部	• 131
第三部	• 187

特别收录

- 玛丽·韦斯特马科特的秘密 罗莎琳德·希克斯 • 250

第一部

第一章

安·普伦蒂斯站在维多利亚车站月台上挥手。

火车接连弹动数下，然后缓缓驶离，莎拉的黑发便消失不见了。安·普伦蒂斯转身慢慢离开月台，朝出口走去。

她心中五味杂陈，体验到送别亲人的滋味。

心爱的莎拉……她一定会非常思念。虽然仅有短短三周，但公寓里会变得空空荡荡，只剩她和伊迪斯两个百无聊赖的中年妇女……

开朗活泼、凡事乐观的莎拉，还是个长不大的黑发宝贝……

真糟糕！她怎么能这么想！莎拉其实常令人气得七窍生烟，这孩子——还有其他同龄的女孩——就是不把父母放在

眼里。“少大惊小怪了，妈。”她们老爱呛说。

她们自然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你得帮她们送洗衣服、领衣服，通常还得帮她们付账单、打紧急电话（你能不能帮忙打个电话给卡罗尔，这很简单，妈妈）、清理从不间断随手乱放的杂物（亲爱的，我本来真的要清理，可是我赶时间）。

“以前我小时候呀……”安想着。

思绪飘回从前。安来自传统保守的家庭，母亲生她时已年过四十，父亲年纪更大，比母亲长十五六岁，家里按父亲的意思管理。

爸妈都摆明了不溺爱小孩，但亲子感情很好。

“我亲爱的女儿。”“爸爸的心肝宝贝！”“有什么我能帮你拿的吗？亲爱的母亲？”

整理家务、跑腿、记账、寄发邀请及社交信函，这些安都得责无旁贷地参与。女儿得侍奉父母，而非反其道而行。

安经过书报摊时，突然自问：“究竟哪种方式最好？”

这问题竟然不易回答。

安浏览摊上的书报杂志，想找份打发今晚的读物，结果决定不买也无所谓，反正这只是一种习惯罢了；就像流行语一样，有段时期大家时兴说“很棒”，后来变成“正点”，然后又成了“超赞”，再来是“帅呆了”，另外还有“××控”等等之类的。

不管是子女侍奉父母，或父母为子女辛劳——亲子间的紧密关系并不因此有所差别，安相信她和莎拉有着深厚笃实

的爱。她和自己的母亲呢？现在回想，安觉得母亲慈爱的外表下，其实偶有淡淡的疏离。

她自顾自地笑着，买了一本几年前读过、企鹅出版社的好书。这书现在读来或许有些伤感，但无所谓，反正莎拉不在家……

安心想：“我会想她……我一定会想她的，但家里会变得非常宁静……”

她接着又想：“伊迪斯也可以好好休息了，她讨厌老被打断计划、用餐时间改来改去的。”

莎拉和她的朋友总是来去匆匆，打电话来改时间。“亲爱的老妈，我们能早点开饭吗？我们想去看电影。”“妈，是你吗？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，我没法回来吃午饭了。”

已服务二十多年的忠仆伊迪斯工作量因此暴增三倍；对她来说，作息时间不断被扰乱，实在非常恼人。

莎拉就说，伊迪斯经常变脸。

即使如此，莎拉仍然随时差得动伊迪斯；伊迪斯嘴上虽然会发牢骚，但还是非常疼爱莎拉。

现在仅剩她跟伊迪斯了，家里将非常安宁……寂静无声。安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心想：“如今只剩一片死寂……”静静地步向晚年，直至老死，再也没什么可期待了。

“但我究竟想要什么？”她自问，“我已拥有一切，与帕特里克有过幸福的婚姻，有个孩子，此生已无缺憾，如今……都过去了。现在莎拉将接续我的日子，结婚、生子，

而我则要晋级当外婆了。”

安自顾自地笑起来，她会喜欢当外婆的。安想象着，莎拉会生几个可爱活泼的孩子：跟莎拉一样有着黑色乱发的调皮男孩、胖嘟嘟的小女孩；她会为孩子们念书、讲故事……

想到未来，安笑了。但刚才的寒意犹在。帕特里克若还活着该有多好，往日的愁绪再次袭来，那已是好久前的事了，当时莎拉仅三岁。时日久远，伤痛早已疗愈，安忆及帕特里克时，已不再心痛难耐。她所深爱的那个年轻、性急的丈夫，此时已离她好远，就像如烟的往事。

但今天愁绪卷土重来，假如帕特里克还健在，莎拉即使离开——无论是去瑞士滑雪，或嫁人离家——她和帕特里克仍能相守偕老，分享生活的点滴起伏，她也不会那么孤单了……

安·普伦蒂斯走进车站中庭的人群里，心想：“那些红巴士看起来好恐怖——像怪兽似的排队等着吃人。”它们似乎拥有自己的生命，说不定还会与制造它们的人类为敌。

这里如此忙碌拥挤，人群行色匆促，或高声谈笑，或大声抱怨，或聚首，或别离。

安突然再次受到孤寂的冲击。

她心想：“其实莎拉是该离家了。我对她太过依赖，也害她对我依恋过头。我不该那样，不该绑住年轻人、阻碍他们追求自己的生活。那样太不该，真的太不应该了……”

她必须退居幕后，鼓励莎拉自己去决策筹划、交自己的

朋友了。

安又笑了，因为莎拉根本不需鼓励；她朋友成群，计划一个接着一个，自信满满地东奔西忙，乐在其中。莎拉很爱母亲，但毕竟两人年龄有落差，无法跟她腻黏在一起。

莎拉觉得四十一岁挺老了，但不服输的安还不愿自称中年。不是故意不认老；安几乎不化妆，衣着带了丝村姑进城的土气——整洁的外套、裙子，和小串的珍珠项链。

安叹口气。

“我干嘛胡思乱想。”她大声自言自语道，“大概是因为送莎拉离家的关系吧。”

法国人是怎么说的？道别等于死去一点点^①。……

说得真贴切。莎拉被呼啸的火车带走的那一刻，对做母亲的而言，有如生离死别。“但莎拉应该不会这么想吧。”安心想，“距离真是奇妙的东西，两地相隔……”

莎拉过着一种生活；而她——安——过着另一种生活，属于自己的生活。

淡淡的喜悦取代了先前的忧虑，现在 she 可以自行选择何时起床、做什么事了； she 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，早早端着餐盘窝到床上，或去看戏看电影，或者搭火车到乡间闲逛，穿越稀疏的树林，看错综散布于枝头间的蓝天……

她当然能随时做这些事，但两人同住，往往会有一人主

^① 原文为法语：Partir, c'est mourir un peu……

导生活的模式，安很乐于从旁辅助东奔西忙的莎拉。

为人母真的非常有意思，就像自己又活一遍，但免却了青春的烦恼青涩，因为你已晓得事态的轻重，懂得一笑置之了。

“可是，妈，”莎拉会很紧张地说，“这件事真的很严重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，纳迪娅觉得她都快完蛋了！”

四十一岁的人，知道人的未来很少会完蛋，因为生命比想象的更富弹性与韧度。

战争期间，安随救护车工作时，第一次了解到生活中的小事情何等重要。小小的羡慕、嫉妒、快乐，头颈的皮肤发炎、包在鞋子里的冻疮，这些林林总总的小事，都比可能随时丧命来得更迫切而重要。死亡应该是严肃重大的议题，但实际上你会很快适应它，反倒是那些小事令人难以忽略。或许正因为死亡随时可能降临，时间格外短促，所以才愈去在乎那些小事吧。安还见识到人性的复杂，了解到难以用“非黑即白”的方式评价人类，那是年轻血气方刚时的做法。安就曾经目睹有人发挥大无畏的精神拯救一位受害者，接着却弯身窃取受害者身上的财物。

人其实非常矛盾。

安犹疑地站在街边，计程车尖锐的喇叭声将她从思绪中拉回现实，现在她该做什么？

她今早都在张罗送莎拉去瑞士的事，晚上打算出门跟詹姆斯·格兰特吃饭。亲爱的詹姆斯十分温柔体贴，“莎拉

走后你一定会觉得无聊，出门小小庆祝一下吧。”詹姆斯真的好贴心，莎拉总笑称詹姆斯是“妈妈的模范男友”。詹姆斯非常可爱，但有时滔滔不绝说起又臭又长的故事时，真会让人听到走神。詹姆斯真的很爱“想当年”，不过对认识了二十五年的老友，她至少得耐心听他说话吧。

安看看表，也许去陆海百货公司走一趟吧，伊迪斯一直想增添些厨房用品。这个决定暂时帮她解决眼下的问题，然而在浏览锅具和询问价格时（现在变得好贵！），安还是一直感受到心中的惶恐。

最后，她冲动地走进电话亭，拨了号码。

“请问劳拉·惠兹特堡女爵在吗？”

“请问您是？”

“普伦蒂斯太太。”

“请稍等，普伦蒂斯太太。”

安静片刻后，传来一句洪亮的低沉声音：“安吗？”

“噢，劳拉，我知道这时候不该打电话给你，可是我刚送莎拉走，如果你今天很忙……”

对方干脆地说：“你过来跟我一起吃午饭吧，吃裸麦面包和脱脂牛奶好吗？”

“什么都可以，你真好。”

“那么一点十五分见，等你哦。”



安来到了哈利街，等付过计程车费、按响门铃时，只差

一分钟就一点十五分了。

干练的哈克尼斯开门微笑欢迎道：“请直接上楼，普伦蒂斯太太，劳拉女爵大概再几分钟就好了。”

安轻奔上楼，原本屋中的餐厅已改成接待室，顶层则改为舒适的居住空间。客厅有张吃饭用的小桌，房间本身颇具阳刚气，不像女性用的。凹陷的大椅子，书籍多得满出了书架，堆叠在椅子上，还有精致鲜艳的天鹅绒窗帘。

安并未等太久，劳拉女爵的声音像盛奏凯旋的低音乐器般先行传到楼上，她踏入房中，热情地吻着客人。

劳拉·惠兹特堡女爵是位六十开外的妇人，浑身散发明星般的贵族气质，洪亮的声音、雄伟的胸部、浓密堆高的铁灰色头发和鹰钩鼻，让她整个人非常抢眼。

“很高兴见到你，亲爱的孩子，”她说，“你看起来好漂亮，安，你为自己买紫罗兰了呀？真有眼光，紫罗兰跟你最搭了。”

“枯萎的紫罗兰吗？真是的，劳拉。”

“很有秋的味道，叶子遮住就看不见了。”

“这不像你会说的话，劳拉，你一向快人快语！”

“快人快语有它的好处，不过有时蛮难的。咱们快吃吧，巴西特呢？啊，在那儿。这份鲈鱼是给你的，安，还有一杯德国白酒。”

“噢，劳拉，你不必这么费事的，脱脂牛奶跟裸麦面包对我来说就很好了。”

“脱脂牛奶只够我喝而已，来吧，坐。莎拉要去瑞士多久？”

“三个星期。”

“很好啊。”

瘦骨嶙峋的巴西特离开房间了，女爵开心地啜饮脱脂牛奶，并开门见山地表示：“你会很想念她，不过我想你来这儿并不是要告诉我这件事。说吧，安，咱们时间有限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这么急着打电话找我，通常是为了听听本人的高见吧。”

“我觉得好愧疚。”安歉然道。

“别胡说，亲爱的，其实这对我是一种赞誉。”

安连忙说道：“噢，劳拉，我真傻，真的！可是我觉得好惶恐，在维多利亚车站看到那么多巴士时，我觉得……觉得孤单得要命！”

“我懂。”

“不单是莎拉离开、我会想念她而已，还有别的……”

劳拉·惠兹特堡点点头，用精锐的眼神冷静地凝视安。

安缓缓说道：“因为到头来，人终究还是孤单一个，真的……”

“啊，你终于发现人迟早会变成孤单一人了？奇怪的是，大家都觉得很震惊。你多大了，安？四十一吗？在这年纪觉悟最适合了，太老发现的话打击太大，太年轻时则得鼓起很大的勇气才能面对。”

“你曾真正感到过孤独吗，劳拉？”安好奇地问。

“噢，有啊，我二十六岁时，在一次温馨感人的家庭聚会中意识到的；我吓坏了，但只能接受。不要否认事实，你得接受一点：世上只有一人能陪我们由生至死，那就是自己。好好与自己相处，学习与自己共存，这就是答案所在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

安叹口气。

“生命似乎变得漫无目标了，我是跟你说实话，劳拉，往后的岁月不知该拿什么填补。噢，我想我真是个愚蠢无用的女人……”

“好了，冷静点，你在战时做得那么出色，莎拉被你调教得既有教养又乐观，这下你可以清闲地享受自己的日子了，有什么好不满的？老实说，你若跑到我的咨询室，一定会被我赶出去，半毛钱都不收——我可是很爱钱的老太婆。”

“亲爱的劳拉，你真会安慰人，我想我是太在乎莎拉了。”

“又在胡说了！”

“我一直很害怕变成那种事事掌控，结果反而害了孩子的霸占型母亲。”

劳拉·惠兹特堡冷冷地表示：“最近很流行讨论霸占型母亲，害得某些女人不敢轻易对子女表露感情。”

“但占为己有的确很糟糕！”

“当然糟糕，我每天都会碰到这种案例。母亲把儿子系在身边，父亲独占他们的女儿，但不是只有父母会这样，

安，我曾在房里养了一窝鸟，等小鸟羽翼稍丰该离巢时，有只小鸟死赖着不走，想继续留在巢中被喂养，拒绝面对落巢的风险。母鸟气坏了，一遍遍地从巢缘往下飞，为小鸟示范，还对小鸟吱吱叫着拍动翅膀。最后母鸟不再喂食了，它叼着食物，待在房间另一头呼唤小鸟。也有像这样不想长大、不愿面对成人世界艰辛的孩子，那与教养无关，是孩子本身的问题。”

她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有人想独占，有人想依赖，是因为晚熟的关系吗？还是天生欠缺成人特质？我们对人性的了解仍非常有限。”

“反正啊，”安对这话题没什么兴趣，“你不认为我是霸占型的母亲就对了？”

“我一向认为你和莎拉关系良好，两人相亲相爱。”她又慎重地说，“不过莎拉的心智年龄是有点幼稚。”

“我总觉得她挺早熟的。”

“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她的心智年龄还不到十九岁。”

“但她态度很正面、自信，且很有教养，极有自己的想法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她很有当前流行的想法。但莎拉得过一段时间后才会真正有自己的主见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似乎都很正面，因为他们需要安全感。我们活在动荡的年代，孩子们感受到世事无常，现今有一半的问题皆因于此，缺乏安定感、家庭破碎、道德标准不彰。你要知道，幼苗得绑在牢固